

潘军集

第叁卷

中篇小说·短篇小说卷

L217.02  
201362  
3

潘军集  
文集

# 潘军

第叁卷

中篇小说·短篇小说卷





| 在合肥（1988年秋）



和汪曾祺先生（1993年春，海口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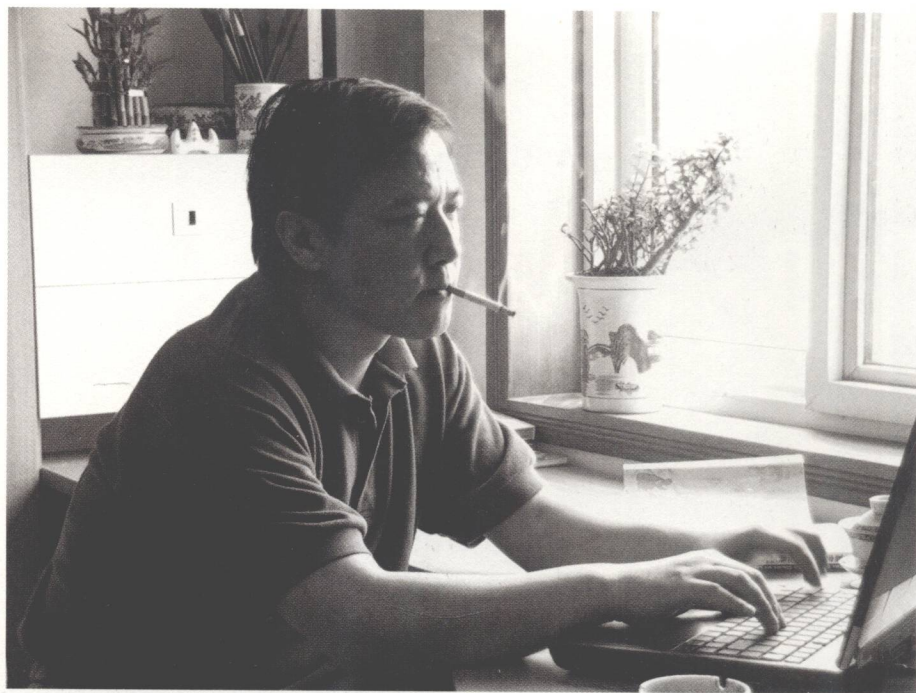
出席“天涯人生笔会”，与作家韩少功、马原、陈村、蒋子丹、张曼菱、孙甘露合影（1994年夏，海口）



| 拜谒陈独秀先生墓（2000年11月，安庆）



丨 在云南丽江玉龙雪山（2001年秋）



| 在北京书房（2003年夏）

停在气头上，话越记越没谱。老子就是见不得这些小事，神神鬼鬼的，见不得就太人可作店出还信以信线！B信弄怔住了。B说，你这个人真没劲。李成源仁看脸质问：我怎么没劲？我有没劲你难道还不清楚？我以招这需子“去治”吗？B调头就走了。

事隔数日，A来自动手做第三件事。A注意到B每周必去一趟洗衣店，把换下的衣服送去，再取去洗净熨平的。关于这件事，A现在向我表述时将操作的过程与细节一并省略了，他只讲了结果。那是在星期天的下午，李成源送B回家时。途中，B去洗衣店取衣服。这被日子记的太实不断，两人的感情~~时好时坏~~。不过李成对B仍是在意的，处处呵护，事无迁就。李成无法摆脱“大个子”投下的阴影，也不便就此事去向B提出质询。在B离去的时候，男人经常以玩笑的口吻说上~~两句~~无天痛痒的话。“我看你别炒股了，不如开个店。反正有人供货。”也就这程度。B回答说，还是他每天送一袋食品来，我肯买。这个下午，

(电开21)20×20=100 J719



| 小说集书影

# 《潘军文集》第三卷

## 目 录

### 中篇小说

|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-|
| 海口日记 .....   | 3   |
| 朗诵南方风景 ..... | 39  |
| 杀人的游戏 .....  | 65  |
| 对门·对面 .....  | 87  |
| 故事 .....     | 122 |
| 关系 .....     | 151 |

### 短篇小说

|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溪上桥 .....         | 185 |
| 假面小孩 .....        | 194 |
| 报人 .....          | 203 |
| 对话 .....          | 210 |
| 对窗 .....          | 220 |
| 1962 年，我五岁 .....  | 228 |
| 抛弃 .....          | 236 |
| 半岛四日 .....        | 244 |
| 和陌生人喝酒 .....      | 251 |
| 上官先生的恋爱生活 .....   | 259 |
| 1967 年的日常生活 ..... | 267 |

|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某部的于村 .....    | 275 |
| 纸翼 .....       | 283 |
| 轻轨 .....       | 292 |
| 临渊阁 .....      | 302 |
| 枪，或者中国盒子 ..... | 314 |
| 草桥的杏 .....     | 322 |

潘军

潘军集  
文

第叁卷



中篇小说



# 海口日记

## 1

由犁城到广州的空中距离我不知道是多少，但空中的飞行时间是一百分钟。麦克·道格拉斯 82 型飞机样子像条泥鳅，据说昂头腾空的时候很性感。以往我坐飞机最怕天气不好，遇上气流，飞机就像只大鸟，机翼呼扇呼扇。而我每次都在能看见鸟翅的位置上。那时我就想，最好的材料也难以承受这样的扇动，如果它断了呢？后果当然不堪设想了。可是全世界每天有多少万人坐飞机，他们当中有总统和诺贝尔奖得主，一旦飞机升空，我同他们就完全平等了。他们能掉下去，我为什么不能？他们不掉下去，为什么偏偏是我掉下去呢？这样一想，问题就基本解决了。我们都是俗人，没有必要自以为是，命大命小这会儿可不是由我们说了算。我与其去看舷窗外的白云还不如看空姐的脸。她们的表情虽然有点做作，不过我还是很喜欢。

今天是个好天气，能见度高。在一万米高空往下看，山川河流像一些散乱的绳子。云很低很薄，飞机稳得像碰上了磁铁。在我右边的那个过早谢顶的男人已经睡着了。可一发饮料，他一下就弹了起来。我想他一定是经常坐飞机的缘故，他怎么会这么准地醒来呢？

先生，可乐、啤酒还是茶？空姐问。

那人说：每样来一份吧。

空姐又问我，我说我只要茶。

每样都来一份的男人其实也只喝茶，他把两个易拉罐放进屁股下面那只皱巴巴的包里。那包还空，我想他还会再装进点什么。我因为只要了茶，谢顶的男人后来就不怎么理我。我觉得奇怪，我并没有做什么。

突然飞机的翅膀又扇起来了，窗外阳光灿烂。红灯亮了：请系上安全带。

怎么在阳光里飞也抖？我问空姐。

空姐说阳光反射成多少度角受到膨胀所以……

我还是没听明白。

我不喜欢广州这个城市。它给我的感觉是一种特殊的莫名其妙。比如说，我在街上经常看到一些马来人种的脸，就怀疑自己是走在胡志明市。广州所谓的好天气就是不下雨，你能感受到温度但根本见不到阳光。地上的所有投影都很古怪，你很难判断出方位。再就是语言的障碍，我不懂粤语。和一个讲粤语的人交谈是一件很辛苦的事，我只能从口形上去推敲某种语义，所得的判断基本上都是错的。所以说广州是一个不好判断的城市。

我不想在广州作短暂逗留。在广州要做的事，是和一位朋友见面。他是一家文学刊物的负责人，我们只通过电话，不能算认识。后来我就去了那家杂志社。我说我要找谁，立刻就有一位五短身材的英俊胖子从电话机边站起来，说就是他了。接着他审视了我一番，说：你怎么一脸晦气？我着实吓了一跳。我们后来东拉西扯了不少事，最后话题又落到坐飞机上。胖子说他坐飞机怕的不是气流。气流的原理很简单，他懂。懂的东西自然是不怕的，就像懂电的人去摸高压线一样。我怕打铃，他说。丁当一声你弄不清发生了什么事，空姐也不作任何解释，让你自个儿消化去。经他这一说，我也认为打铃是令人担忧的，如果不发生什么事，为何要打铃呢？我回想几小时前的那次航班，几乎是铃声不断一路打了过来，手心还真出汗了。

## 2

昨天在广州上船，于海上漂了一夜，现在总算是到了海口。这条船叫“玉兰号”。另外的几条分别叫做“海棠”、“芍药”、“丁香”什么的，全是花名。广州就叫花城，不过我在广州的街市上并没有见到多少花。这个季节不是花的季节。

船在海上，一开始是很不错的。每回见到海，我都要思索一个朴素的问题：哪来的这些水？我知道回答这个问题并不难，可我还是要思索。那时我就一个人站在船头，看着越来越蓝的海。没有人跟我说话。我像一个无人认领的包裹随便扔到了这条船上。我想这也很正常。在我边上，有一对男女在公开接吻。我无意中看到了这个类似西方电影里的画面，但不好看第二眼。不仅如此，我反倒有些紧张了。我就纳闷地走开一点，听见那男的说：你牙缝里有根韭菜。女的说：去你妈的。

不久船开始晃了。接着哇里哇啦地响成了一片。我不晕船，这点优势很让我自豪。我在甲板上来回走动，抽烟，大声地咳嗽。香烟在口腔里没有出味就给风吹走了。二层在放录像，一部香港的赌片《龙虎大老千》。我进去的时候里面只有三个人，看上去都是跑单帮的，腰上系着很沉的钱包。我坐到最后一排，脱了鞋，双腿支到前一排的椅子上。那会儿感觉特别好。香港的电影都是拙劣搞笑的货色，搞得你非常难受时就卖钱了。没过多时我就睡着了。我还做了一个梦，梦见我在晕船在大口地呕吐。我想这也有点奇怪。

这个码头叫秀英。又是与花与女人相关的。可我一路上没有和女人有过任何方面的联系。我在这个叫秀英的码头停了一会儿，看见大片的椰子树和画上一样。我喜欢这种树，像一把伞，没有枝蔓，偏离了一切树的概念。我立在树下看着刚买的海口市图，发现这个城市很小，做省会似乎有点勉强。我这才意识到自己是到了一个岛上。我来的时候，朋友们劝我冷静。他们说这个年纪不太适应出外谋生。不错，南方赚钱的机会是多，可这也不意味着钱可以随便捡呀！他们就这么劝我。劝得我脸都红了。我说我并不是为赚钱。他们就质问：那是为什么？我说我也不知道。

我可能属于那种做事不计后果的人。这种人是不能做大事的。但这种人的好处是，先把事做了再说。

这时有人同我说话了。是一个女人。

先生，能借你的地图看一下吗？

“先生”这个称呼听起来真是顺耳。我把地图给了她。她居然很漂亮，打扮也很得体。她的侧面很像我在大学时见到的那个外语系女生。那个女生我私下认为是校花，我每次买饭，总要看看她排哪个队。可我